

关注

一路前行的收获与无奈



中国爱乐乐团迈入第十二个音乐季

□本报记者 高小立

拿着手中这本中国爱乐2011—2012音乐季演出手册，感觉重了，厚了，精致依然。

迫不及待浏览了演出内容后，全部的31场音乐会不仅比上一个音乐季增加了4场音乐会，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规格。其中包括交响音乐会20场，其中第1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马勒纪念音乐会5场、室内乐音乐会2场、儿童音乐会1场、音乐家专场音乐会3场。此外还包括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王南斐的交响诗《午夜的红旗袍》等三部作品的中国首演。本次音乐季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作曲家叶小纲根据中国唐诗改编的《大地之歌》将和马勒的《大地之歌》在中国的舞台上首次碰撞。音乐季还将呈现多部经典作品，如在国内演出相对较少的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这两部作品。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施特劳斯为女高音与管弦乐队而作的《最后四首歌》、罗德里戈为吉他与乐队而作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霍尔斯特的《行星》、莫扎特的《安魂曲》等。此外，为爱德华·格里格、卡尔·尼尔森和理查·施特劳斯三位作曲家而设计的专场音乐会也很有意思。不过令记者有点遗憾的是这个音乐季的中国作品还是太少了。

这一季可谓是一个丰盛的指挥年，除了7位新面孔，还有时隔多年后又回到爱乐的知名音乐家。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夏尔·迪图瓦、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马克·埃尔德爵士、汤沐海、水蓝、张弦、丹尼尔·哈丁、尤里·特米尔卡诺夫、法比奥·路易斯、乔纳森·诺特、托马斯·道斯加尔德、劳伦斯·福斯特、约翰·尼尔森等悉数亮相，其中后7位杰出的指挥家都是第一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在一个音乐季里有如此之多的世界指挥大师出场在国内实属罕见。

2011—2012年音乐季中和中国爱乐首次合作的演奏家有钢琴家鲁道尔夫·布赫宾德、西蒙·特里普切斯基以及双簧管演奏家王亮，吉他演奏家杨雪霏，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其他演奏名家有钢琴家许忠、李云迪；小提琴家徐惟聆、宁峰、拉腊·圣约翰；中提琴大师什洛莫·明茨等。歌唱家则有首次来华的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芭芭拉·邦妮，世界著名女高音曹秀美、和慧，世界著名女中音歌唱家玛丽安娜·塔拉索娃，男中音歌唱家马蒂亚斯·戈纳等。

历年音乐季都以演出歌剧作品为骄傲的中国爱乐，在新的演出季里却难觅歌剧踪影，主要是由于财力支出上的

●在非此即彼的张力关系中检视文化原创力的问题，重视对立思维中的“中间地带”，抑或是文化创新的根本潜力和宝贵路径。

●不能做到“善入”，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无法做到“善出”，文化原创力的突围就不能表达创作者的个性和卓识，作品不仅会缺少精气神，更不会有高远的境界和阔大的气象。

●文化创新在脚踏现实的同时，应当放眼全球并努力做到高瞻远瞩，力争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体系中标示和确立中华文化的新位置，立足民族意识并具有全球意识，两者不可偏废。

文化，小而言之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积淀和传承，大而言之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总体上决定文化发展，但文化发展有时又和经济发展不同步，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了文化就一定繁荣。实事求是地说，当下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我国经济的繁荣程度相比有些失衡和滞后，其中，文化原创力不足是其主要病症所在。文化创新，敢问路在何方，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理当深思忖的时代命题。

文化创新亟待根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当今文化的激情与冲动有余，但思维方式的弊端严重消解了文化创新的实际效果。从当下的创作实践看去，非此即彼的思维让文化创新被艺术与金钱、文化与商品、高雅与通俗这类二元对立模式所禁锢，对立思维带来的危害日显凸显，抹平了文化与商品之间的鸿沟，所以无度的“植入广告”满天飞，砸碎了雅俗之间的界碑；所以“三俗”之风肆虐猖獗，混淆了艺术与金钱之间的视线；所以思想空洞和文化贫瘠的伪艺术前赴后继……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带来的“创新”效应不是误入歧途，便是向后转，这种尴尬困局愧对人们望眼欲穿对文化创新与文化再造的呼唤，回首新世纪头十年的文化创新之旅，文化原创力的总体提升令人欣喜，但始终在“要艺术还是要商品”、“要高雅还是要通俗”的两极之间来回晃荡和打摆子，这种对立思维斫伤了文化繁荣的原创力，损害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源动力。倘若我们继续局限于这类非此即彼的对立格局，那么极有可能遮蔽中国文化再造的复杂性。高雅文化虽然坚守文化的精神超越趣味，但骨子里是排斥通俗和大众的。带有商品印记的通俗文化虽然坚持文化的日常性和大众性，

困难。在中国爱乐每年例行的音乐季发布会上，必定会涉及的一个话题就是爱乐生存的经费问题，不管来自记者的提问，还是乐团领导忍不住的诉苦，都在证明着——钱是困扰中国爱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每年撒胡椒面式的拨经费方式远远不够，目前乐团经费已退到了同类乐团中的第7位，团领导每年都在掰着手指头算钱。为此，中国爱乐只好舍掉投入较大的歌剧，做一流的交响乐，以保证每个乐季的质量不下降。艺术总监余隆说愈是最困难的时候，愈要保证乐团的高质量。看着排得满满的当新的音乐季演出，爱乐可能会失去更多的商演机会，但余隆说乐团一直以来都是眼巴巴看到手的钱从没有违约过。

中国爱乐成立的11年之后，中国交响乐已不再是当年——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三足鼎立的年代了，各地都相继成立了交响乐团，包括去年成立的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暂不说中国是否有必要成立这么多的交响乐团，单是不可避免的乐手流动问题就令人忧心忡忡。据悉，爱乐自成立以来已离开了相当于一个乐团的乐手，频繁的乐手流动，虽然形成了一潭活水，但对一个乐团精神的传承是有影响的。余隆表示无论乐手如何流动，永远会做爱乐坚持的音乐会。的确，11年下来，中国爱乐培养了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也创造了新年音乐会等多个音乐会品牌。

令记者关心的还有不断呼吁的低票价问题。据观察，在中国演出票价只涨不降的风潮中，爱乐始终没涨过票价，这对爱乐迷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安慰。针对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都陆续推出套票机制，爱乐却尚未有所动作，余隆表示，套票制值得爱乐学习和借鉴。

中国爱乐在过去的11年中，进行世界巡演的行程达80余万公里。除了音乐家之间的交流，爱乐更担负起了传播中国作品的责任，身体力行地坚持向国内外知名音乐家委约创作，同时十分重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曾先后与京剧、粤剧、流行音乐合作演出，每年的音乐季都会安排中国音乐家的新创作作品。如何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交响乐作品推广和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爱乐责无旁贷，任重道远且有待加强。毕竟，目前的现实是，走出国门的中国音乐家越来越多，但中国音乐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还很弱。

说起交响乐的普及，中国爱乐每年都安排走进高校的演出，但如何培养交响乐观众，让更多的中国人喜欢上交响乐，这远不是一个爱乐乐团能解决的问题。

爱乐眼前还有两个愿望，一是把经济实力提到前五名，二是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厅。这两个愿望都谈不上奢望，但对爱乐来说，的确渺茫，尤其是建自己的音乐厅。

开幕音乐会历来是音乐季的重头戏，9月11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幕、由余隆指挥的莫扎特的《唐璜》序曲，新颖别致且兼具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中国爱乐2011—2012音乐季正式拉开了大幕。

评点

大学生戏剧：品格需纯正 视角要独特 思考有锋芒

——从阿西剧社获“金刺猬”奖谈大学生戏剧创作

□刘平



在2011年“第十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上，浙江师范大学“阿西剧社”创作、演出的《再见，彼得潘》获得了本届大学生戏剧节的“金刺猬”奖。此前，由这个剧社创作、演出的《沧海月明》在2009年获得了第八届大学生戏剧节的“金刺猬”奖。“金刺猬”奖是对大学生戏剧的一项特殊奖励，更是对大学生戏剧的一种诚恳的鼓励——鼓励那些年轻人在舞台上用自己的锐利触角，触碰这个社会的敏感神经。

当然，对于大学生戏剧的创作者来说，获奖不是唯一目的，能够参与已是最大的收获。但是，“金刺猬”奖毕竟是一种创作、演出水平的标志，是大学生戏剧团队所追求的艺术目标之一。同时，“金刺猬”也预示着大学生戏剧创作的一个走向。阿西剧社的获奖，一方面标志着他们的创作成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大学生戏剧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正逐步走向成熟。

《沧海月明》写寻找与回归的故事，展现的是儿子与母亲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母亲爱儿子，整天叮嘱儿子，纠正儿子。儿子忍受不了母亲的“爱”，大学毕业后远走他乡，连电话都懒得打。当儿子有一天突然醒悟，母亲已经患了重病。他赶紧漫赶往家奔，而母亲已经去世，他痛悔不已。剧中没有什么新鲜的悬念和起伏跌宕的情节，但语言细腻、感情淳朴、真挚，像涓涓细流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同时也拨动了有着同样经历与情感的人们的心弦。《再见，彼得潘》写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通过女孩温迪的成长经历，写出了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烦恼、无奈、恐惧。当她们学业有成步入社会之后，迫切希望找到自己的位置，渴望爱情，渴望轻轻松松地生活。然而，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不断地加重她们的烦恼，使她们产生种种困惑，她们因此常常怀念童年的“梦”。温迪在情绪最低落时也常常“回到”童年的梦境，然而这不仅无助于她的成长，也解决不了她的困惑与烦恼。经过现实生活的磨练，温迪终于懂得了，要成长就必须勇敢地告别童年，摆脱成长的恐惧，迎接现实的挑战。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戏，尤其是对那些正处在成长的十字路口的青年学生来说，每个人都可以从剧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时，透过剧中人物也可以反思自己，校正自己。

这两部戏都得到了大学生观众的认可与赞扬，或许也可以说，通过这两部作品，人们逐渐看清了大学生戏剧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大学生戏剧首先要具有学生戏剧的特点，它需要青年学子们以锐利的眼光，去关注社会生活，关注自己的生活，以诚恳的态度去感知社会、人生，在作品中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的思考，展示青春的律动，以引起更多的思考与关注。近年来大学生戏剧节演出的剧目如《等到戈多》《惊梦》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从这一点说，大学生戏剧不需要追求题材的宏大、舞美的豪华、服装的艳丽，但品格要纯粹、视角要独特，思考要有锋芒。至于演出技巧上有些稚嫩，甚至不成熟，应该说是次要的问题。

■艺谭

文化创新：敢问路在何方

□薛晋文

但容易滑向民粹文化的另一端。鉴于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克服对立思维中两者的短处而发挥其长处正是激发中国文化原创力的希望所在，文化创新和文化再造既不是商业文化淘汰传统文化，也不是通俗文化覆盖高雅文化，而是各种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消长与互动的过程，也是相互协调和渗透的过程，在非此即彼的张力关系中检视文化原创力的问题，重视对立思维中的“中间地带”，抑或是文化创新的根本潜力和宝贵路径。

文化创新既要“善入”，更要“善出”

创作者的文化根基要无比坚固，文化视野要十分开阔，文化积淀要厚实广博，对于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应钻进去推敲把握、揣摩和研究到位，使之烂熟于心、胸有成竹，这是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必修课，任何的浮躁与虚无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善入”。文化创新在善于“善入”的同时，不能忽略“善出”。创作者钻进民族文化的海洋后还得跳出来，而且应当带着独立思考与勇于担当的勇气，去表现自己对民族文化揣摩把握的独特态度、独到看法和臧否论断，将自己独特的感悟在汲取民族文化“共性”养料的基础上，以新颖别致的“个性”反映出来，让前人无法做到和难以想象的奇迹在扬弃与再造中变成令人信服的事实。最近几年，舞剧《千手观音》、歌舞剧《一把酸枣》就是艺术家钻进民族文化，又跳出民族文化窠臼推陈出新的成果，既尊重传统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又借重现代艺术的表现理念从而激活了传统文化，在继承与超越中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个性魅力。不能做到“善入”，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就没有坚实的根基，任何的超越都只是天马行空般的乌托邦幻想。当下穿越剧的伪历史观，名著重拍的诡异画面，神话剧的胡编乱造，本质上是创作者蔑视“善入”而妄图忽悠观众的骗术伎俩。同样，无法做到“善出”，文化原创力的突围就不能表达创作者的个性和卓识，作品不仅会缺少精气神，更不会有高远的境界和阔大的气象。

文化创新既要“善入”，更要“善出”

创作者的文化根基要无比坚固，文化视野要十分开阔，文化积淀要厚实广博，对于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应钻进去推敲把握、揣摩和研究到位，使之烂熟于心、胸有成竹，这是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必修课，任何的浮躁与虚无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善入”。文化创新在善于“善入”的同时，不能忽略“善出”。创作者钻进民族文化的海洋后还得跳出来，而且应当带着独立思考与勇于担当的勇气，去表现自己对民族文化揣摩把握的独特态度、独到看法和臧否论断，将自己独特的感悟在汲取民族文化“共性”养料的基础上，以新颖别致的“个性”反映出来，让前人无法做到和难以想象的奇迹在扬弃与再造中变成令人信服的事实。最近几年，舞剧《千手观音》、歌舞剧《一把酸枣》就是艺术家钻进民族文化，又跳出民族文化窠臼推陈出新的成果，既尊重传统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又借重现代艺术的表现理念从而激活了传统文化，在继承与超越中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个性魅力。不能做到“善入”，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就没有坚实的根基，任何的超越都只是天马行空般的乌托邦幻想。当下穿越剧的伪历史观，名著重拍的诡异画面，神话剧的胡编乱造，本质上是创作者蔑视“善入”而妄图忽悠观众的骗术伎俩。同样，无法做到“善出”，文化原创力的突围就不能表达创作者的个性和卓识，作品不仅会缺少精气神，更不会有高远的境界和阔大的气象。

文化创新应脚踏实地和高瞻远瞩并重

当前文化创新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游离现实人生的困境。文化原创力的真正源头活水在于当下的现实人生，撇开现实需求和精神欲求，奢谈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其实是缘木求鱼之举，就像安泰脱离了大地之母那样手无缚鸡之力。文化创新不仅体现在博物馆和电影院中，更体现在对百姓日常文化和伦常生活的真切回应和深情关怀中，文化中的“小传统”直接来自平民百姓的生活，蕴藏着无限的活力和生机，凝结着民族的血液和时代的诉求，在各个时代往往是促进文化创新与文化繁荣的真正推手。所以，应当将文化创新融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以实现其“化世导俗”的本分天职与终极关怀，让文化创新成果普惠所有个体，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化，也是最能彰显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文化。换言之，文化再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期待和文化需求，而非一味躲进历史的废墟和未来的虚幻想象中自娱自乐且自我陶醉。文化创新在脚踏实地的同时，应当放眼全球并努力做到高瞻远瞩，力争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体系中标示和确立中华文化的新位置，立足民族意识并具有全球意识，两者不可偏废。

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中完成，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必须借重外来文化因素去实现自我的涅槃与重构。西方文化崇拜，中华文化尚情。文化创新之路既不是标榜文化中心论和民族优越论的妄自尊大，也不是在抛弃自我和丧失尊严中寄人篱下，重在“情理交融”中韬光养晦，重在中西互补中共存共赢，重在多元文化格局的博弈中重铸中华文化之魂，重在世界共同体中发出中华文化的和谐之声与魅力之光。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视野、全球性的博大胸襟和多元对话的宏大战略去重构中华文化，这样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避免在大国崛起中遭遇文化失语的尴尬与困窘，抱残守缺和夜郎自大的文化思维，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无益于中华文化的提升与转换。

文化创新是个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文化创作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唤醒人民大众的文化自觉意识，重塑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培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此同时，也应该客观认识自

身文化的不足和弱点，敢于剖析和批判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抵制破坏文化和糟践文化的丑恶行径。文化发展归根到底需要全民参与和全民自觉方可出现蔚为大观的文化繁荣景象。进一步讲，文化是力量，也是形象；文化能带来幸福感，也能带来安全感；它是立国之基，也是强国之本。文化原创力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是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标志。基于此，文化创新已不再是文化建设自身的问题，而是事关和谐发展的大局，事关中华民族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战略性时代命题。

中央歌剧院4部力作参演 2011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

本报讯 2011第二届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日前拉开帷幕，中央歌剧院此次共推出4部力作参加本次展演。歌剧《图兰朵》将于8月24日晚上，为观众奉献了《图兰朵》《艺术家生涯》《茶花女》《图兰朵》《阿依达》等多部歌剧的经典唱段。为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制作的中央歌剧院版《白毛女》将与观众见面，由于采用管弦乐团伴奏，又加入180人的大合唱，既突出了西方歌剧的交响性，又使观众感受到用

声唱民歌的另一种感动。此外，由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作曲编剧的《图兰朵》讲述了发生在中世纪的骑士与贵族间的纯洁爱情，这部浪漫主义歌剧的巅峰之作本次将由中外演员联合表演，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理查德·伯格利·斯蒂尔出演图兰朵。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也将在展演中与观众见面，通过交响乐、独唱、重唱、合唱、配乐颂扬、配乐诗朗诵等艺术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历史的辉煌及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70年间的伟大复兴之路。另悉，中央歌剧院还将于9月4、5日在新疆人民会堂演出原创歌剧《热瓦普恋歌》。

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青年书画家联展举行

本报讯 9月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西合璧书画同源”——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青年书画家联展在京举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20多位青年书画家参加了本次书画联展。参展作品各具特色，绘画作品国画、油画、水墨、工笔气象万千，书法作品行、楷、草、篆体兼备。此次展览的作品题材、内容丰富多彩，或发扬古人文意趣，寄情山水和花鸟，或直面当下，诗意图释都市景观，或书写海外风景与异域人情风物。这批青年艺术家一直以来都坚持走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努力发扬中国书画独有的艺术神韵与文化内涵，将追求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自觉内化为创作动力，积极发挥艺术的时代使命。（李晓晨）

《贡嘎山上的晚餐》 王赫赫 作



本报讯 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将于9月22日起在海内外开展，本届广州三年展将依照广东美术馆改扩建工程的进展，逐步推进展览的时序。展览将分启动展、项目展、主题展三大部分在中国、英国、法国等地举行。首先开幕的启动展将以“元问题”——回到美术馆自身为主题，通过美术馆“拆”与“建”的变迁探讨与视觉思维相关的展示活动，思考当下的艺术表达与历史、哲学、社会、文化、宗教、技术、自然、生态的关系，探讨其在现代社会这一全球话语背景下的新动向。本届广州三年展旨在通过当代艺术不可替代的视觉语言，探寻、把握和分析创造力的巨大能量，以艺术批评和文化阐释的普遍语言，将其汇入对当今人类普遍问题的思考中。（李晓晨）

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即将开展